



刻清明集敘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浦城張

曩余校錄

永樂大典於清字編凡有清明其

二卷者皆宋以來名公書判其

原精定罰凡物升類前謂曲盡



矣命吏錄一帙藏之迨後校判
字編則見所謂清明集者篇帙
穰浩不止前所錄而前所錄者
亦在其中未諗二卷先行後纂
者併收之耶將原為一書或於
其中撮錄之耶顧其始末不著

作者姓氏其詳不可考然益足
見古人用法權衡真錙銖必慎
執因併錄置篋中侍御盛君以
仁將出按遼左語政間偶及是
編取而閱之謂讀律者必知此
庶幾讞擬不謬遂携入遼為之

校訂詮次以鑱於梓盛君余壬戌所舉士嘗司理岐鳳以無害稱今觀其加意是編其明慎於法可知已

隆慶己巳八月朔日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一

官吏門

申儆

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

真西山



某猥以庸虛謬當閭寄朝夕休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澤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本俗迪之于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

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頭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為衆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毋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

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廉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為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蒞事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

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審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反實矣其可苟哉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吝父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

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重疊催稅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科罰取財民間自稅自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幸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

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
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
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以著民何以
堪此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
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勵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
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
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徂於因循之習毋牽
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

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
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
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
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
為先某之視侯無能為役然虛心無我樂于聞善蓋平日之素
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為有不
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
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
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甚某咨自上府判職曹以下諸同

官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其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潭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為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為汚染者不思庶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不廉猶女之不

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為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修冰蘖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為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薄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耐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措剋心斯民立被誅剥之殃盍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

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
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
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也欲豐財則不當廢
民之財也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怨強勉
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
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撻尅爲戒則此邦之人其
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
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
有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

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
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
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
乎天理矣以輕爲重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
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
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
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謂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
勤况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

勤則職業陳弛豈不上狄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酬詠遨遊爲高以勤強謹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稱傳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歎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
一亦雖不敏請以身先率髮少渝望加規警在此官僚之間或以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

也滋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勸諭事件於後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田野利病縣政臧否頗聞一二今檢舉在前任約束及今來台行事件開具于後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至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所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實上於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則嘗

私財或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分爭遽興骨肉之訟
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據廂官申到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
救父各行支賞外又承信郎周宗郎割股以療親疾延請赴州
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晉家縣申到劉璣有母百歲璣年
七十孝養彌謹既加優禮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良
子割股救父隨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爲之記又據百姓吳十
同妻愬子吳良聰不孝審問得實杖脊于市髮髻居後其他勸
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佐勤行訪問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
人保明申州特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父兄所愬

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姑許自新教之不從即
加懲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幾可儆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開諭往往幡然
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斷亦須先
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其有分產
已平而妄生詞說者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請知佐每聽訟
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爲先庶幾可革媮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爲意者贖學之田
或爲豪民占據或爲公吏侵漁甚至移作他用未嘗養士其間

雖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學習讀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有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如鈎考毋令滲漏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才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數名德聞望相繼不絕近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蓋有議論懇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誠非

他處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沉淪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苟求者宜以禮延請致之學校使後進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犴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每
每必須躬親庶免冤濫訪聞諸縣間有輕寘人囹圄而付推鞠
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
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因糧減削衣被
單少饑凍至於交迫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爲之潰爛或

屋瓦踈漏不修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苦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因病不早醫治致其瘦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處時檢察嚴戢胥吏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于大辟死生所關豈無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至直慮知縣事繁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復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裡取上囚徒就廳鞠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縣以獄事爲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即不許輒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弊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聲亦不宜使之干預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二稅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稅租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準盜論今聞屬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稅五年而預借六七年之稅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爲始須及省限

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通年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
公吏私借之弊併委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絕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量自槩上又槩下
三升爲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
至取及二三斗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戶自行量
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吏倉斛非理乞覓一切除罷受納官宜
以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

一昨來節次約束通年逃闕之數當與除豁不許勒令保長代
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縣縣吏不得減匿立請主簿銷註其就

縣納者即與印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疊追催及以呈鈔
爲名輒行追擾今來訪聞諸縣於前數弊色色有之入戶不勝
其苦爲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
代納違法害民莫此爲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朔令第五等力產錢一文納見錢七文足應
于糜費已併在中今來訪聞諸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糜費
或又多於正錢殊失前政寬恤之意今仰悉從革去正錢之外
不得增添分文反爲下力之困

禁苛擾

一前在任日曾作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付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色公吏輒帶家人下鄉搔擾者並從條收坐自後犯者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輒至鄉村乞麥乞穀因入戶有訴已將犯者編配鄉村人戶亦屢曾懲治是時田里間無一吏跡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縱橫旁午爲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不許仍循前弊兼本州既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豈應專人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村鄉乞覓委自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令公吏保司買物

及因南安縣丞廳出引付保司募役人買布因而妄行科配致人陳訴已將犯人斷罪刺環及此縣丞取問今來訪聞諸縣仍有此弊仰知佐廳日下一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致科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束聖節錫宴在近竊慮諸縣循習成風或於行鋪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或於寺院科配錢物并措借器皿幕帟之屬因而乾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陳訴後因惠安人戶陳訴縣吏令粧束喬鼓祇應筵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又因永春人戶

陳許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油不還價錢亦將犯人重斷身監
還并牒諸縣今後上元放燈不許白科鋪戶油燭等物今來並
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敷買人戶桐油赤藤等物不還價錢
遂將承吏斷配仍約來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
聞諸縣因本州拋下赤藤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
時值還錢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
又有需乞爲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宜
從長區處務令不擾而辦毋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抑令保

司陪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人輒
將三植院佃戶打縛取者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甚
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功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
處須管以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中賣不許出引敷率今恐屬
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日下除罷

一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
合依條收坐今聞屬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遠使富民有罪得以
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

公事而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一昨來約束人力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有專置司局勒令開力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惟法應分析經官陳請者即與給印分書不許輟有抑勒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勒令開折豈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初參得替繳引展限之需官員到任滿替供應陪備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倍甚焉非當管

公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計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寧賂吏輩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恤除煙火盜賊及合受文引外不許稍有苛擾如官司已存恤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過犯人代役在鄉騷擾即當究治施行

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保障所當寬養其力訪聞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濟自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泛需索並與除免今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濟者多則均敷之害必及人力仰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違戾

右開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為政之綱領而崇風教清
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當職於此不敢不免亦願諸縣
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為文具其逐
縣公吏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懲治一二外餘
並許之自新人力亦不必論想自今約束下日為始少有分毫
違背斷不相容黥流斷刺必無輕恕帖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
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申牒

監司案牘不當言取索

蔡文軒

照得各司案牘除經朝廷及臺部取索外其同路監司止有關
借之例即無行下取索如待州縣下吏之理本職自去冬入境
應訴婚田念其取使司遙遠間與受狀不過催督州縣施行而
已其間有不得已結絕者皆是前政追人到司久留不經出于
弗獲已非敢僭也然公朝設官分職同是為民豈有見其焚溺
而不之救者昨承使司取索邵元昱事祖本司為見台判異常
即已具因依遞上再準行下索案又即促吏牒解但區區賤跡
係國家建置司存却不可以某之資淺望輕而頓廢公朝之事
體蓋嘗太息而言曰督贊待讀判部尚書之尊不當下無運司

之職若無運司之職不當上廢朝廷之法除已具申督若尚書
外併牒報運司

州官申狀不謹

何季十一打死何亞願事只有張通判與俞廳官俞街却無本
府申上之文判府台衙書押此係大辟公事非特古來聖賢之
所深謹聖主所警示天下者尤不輕也不知此申是判不敢呈
上初不經本府即或已經台覽而不肯俞押即本職昨叨節江
東吳尚書陳侍郎知太平趙樞相知建康一係正任侍從一係
樞使督府每有大辟申案必明具衙位親書諱字今案牘可攷

也當職每敬其審謹刑名愛重民命務存國家體統而仰奉聖
主欽恤之盛心者如此今來慶元雖係侍郎領郡然審明洞達
必不重爵位輕民命循吏諛廢事體不惟本司不應含糊亦恐
外觀窺測相業之淺深而亦非所以盡誠協恭相與責善之意
無所申情理舛繆而筆畫亦十字九乖想不徹鈴閣之覽只憑
承吏具文人命所係豈應輕率如此牒張通判監承吏別具申
限一日仍牒府照會

朱僉判赴滁州乞牒官交割

大制閭需才惟恐來之遲新使君求助又恐去之速此非本司

所能決煤軍徑自區處併煤報

獎拂

立曹公先生祠

蔡文軒

建立曹公先生祠堂及本縣給帖補曹先生姪光弼克游義齋
諭歲時奉祀事奉台判本縣所為皆可以厚風化信乎作邑之
不可無儒者也

獎子無僉

呂無僉乃東萊大愚二先生嫡派明敏剛潔通練曉暢真足為
本司之助今委以留司事件即非泛泛之委牒請一面供職仍

備辦新任言侍讀講照應候當職交事之際又當力述才美也

旌賞監稅不受賄賂

近日羅監稅下鄉體究公事聞有饋克絲一端絲一把鷄二其
皆卻而不受鄉人無不歎伏久之若是東尉出來除此常例之
外更領要革織數端一廉一貪於此可見合略加旌賞以示勸
戒特送官會一百貫酒二瓶

敬飭

官司預借不為理折

預借官會米稻已非善政又不為理折還鈔百姓將何所從出

知縣何其不知痛痒如此仰速印鈔給還

縣官無忌憚

小民求趨本自可念李大秀既碎於千四饅頭動使毋怪於千四夫妻抱幼女登其門而理取也抱女上門不為無心李大秀不知自反又從而打之阿陳忿忿之心不顧其女遂以當李大秀之捧既死之後李大秀之罪安得而辭哉蕭主簿受囑更不體究及本司行下究驗而主簿乃敢以假和狀申繳本司追推吏又只解廳子而以推吏逃走為說其無忌憚如此人命至重豈可不討分曉今改委段縣尉乃舊權縣事乃親從公指實體

驗申蕭主簿候對移蘇萬王昌各從杖一百釘錮押下監追司仍牒州照會餘照擬行

因吏警告

此等死事本縣自今留意今不但淹留日久詳詞人所訴全是吏人世界知縣所知何事而令官府如此帖問知縣仍先追推司典押兩名赴司從杖一百如更悠悠不結絕及將血屬因餓定將知縣索批書對移莫道不曾說來

呈知縣脚色

七月二十七日行下狀詞今已半年更無回申可見縣道廢弛

呈知縣脚色先入黑匣追承吏一日

慢令

此事首尾兩月本縣既不結絕更無一字回申可謂慢令之甚送縣再限五日遠追承吏據稱縣道不明無可告訴為百里父母亦可以自反矣

貶知縣

知縣不能了事以本司為推手之地且如張琪係詞人全不責問的實項辛一係停阿席之人豈有不知引之至者又如邵辛二乃被論人全不曾與詞主對實今乃將校蔓人一例具解累

而前可見謬政案責什原解人估口押改委趙縣丞請者起精神將要切人逐一對實其無干疑人即與著家知縣毋得泛極限十日了絕違追承吏

戒巡檢

本司昨以石佛久缺正官辟江巡檢者為本寨設也乃不安本職經營權攝所至需索鴉酒滄瀟此此欺惑州官以某官是其親戚某官是其故舊其州官無見識與之結交恣為民害當職今以將去不欲見之簡書姑從所申帖還本任如能改過自新元守水難固當職之所望亦巡檢一生之所恃也仍前不改則

上有監司下有州郡今日可免後日其可免乎牒州今後毋謂
你是本司差辟而凡事實之不問仍牒兩通判併本州僉廳及
知縣

追請具析巡檢

鴈汶一鎮最爲橫逆近日米石銀兩子錢赴本司亦爲所奪拘
下以一路監司之錢猶恐如此則其劫奪民財恣無忌憚江面
之被其害可知矣今乃敢有所舉以凌侮本司其無狀益甚巡
寨正係本司鈐束若不少懲何以立綱紀入錫匣牒州追請趙
忠翊赴司具析限一日仍請本州別差清強官權巡檢及監務

併限一日申

杖趙司理親隨爲數買絲

時官不依市價買絲乃大秤抑勒牙人數買既買入宅數日後
又復訊打退還仕宦如此亦可耻矣彭德爲時官親隨乃與牙
人周言入店飲酒又教本官以貼耗退絲又將牙人摑打吊縛
親隨如此主人可知矣乃敢搔搔及敢討六貫周昌爲廳吏乃
敢執大秤秤絲三名並勘杖八十周言所訴乞覓多虛勘杖八
十封案前輩居官不買官物趙司理宗室氣習宜其不識此具
免具析牒府照行

示幕屬

本司乃九州刑獄所在關係匪輕中間外官入僉廳不知事體
徇人情壞法度書信絡繹甚至賫傳簡牌入僉廳囑託訟事遂
使僉廳爲市易關節之地昨嘗屢以此意拜聞已蒙聽信但日
子既久又恐解弛更望堅守勿踰又當職每蒙程右司見諭云
本司僉廳見諭某事已行訖當職自及未嘗託僉廳懇州郡以
事不知何爲有此此外又欲諸位於每日入僉廳之時只須帶
穩實廳子一名當直却令都吏別差一名貼司在僉廳一聽候
如討案牘只換貼司告報案分取討不可令廳子擅入案中聽

體
探動息庶幾本司事體不至敗壞區區末路實藉保全切異矜

狎妓

弋陽縣官其不狎妓者想獨知縣一人耳帖具折縣尉仍清謹
守官箴毋違官業之累限一日解李宏赴司黃權簿者係何人
累招詞訴牒州契勘如是本州土著人冒攝即專人解赴本司
併限一日

獄官不可取受

吳雨巖

縣尉若謂蠅矢之玷既磨蛇杯之鉞可釋此擬未敢聞命原案

特歸過於下耳本司所以不欲盡行者爲見縣尉筆端才氣儘有餘一責難以累其終身今從所乞牒報還印紙獄貨非寶惟府辜功今爲獄官切望深以爲戒前輩謂擲金者不如不顧者之爲優當時縣尉留會於几格間續方出便使不曾取受此亦何啻瓜田李下前程萬里敢以巡規請本州備示

公心書擬不必避嫌

尋常公介官員多將官員囑事私書或粘入案或釘於門以愧耻之此法又失於已甚當職尋常不拒絕私書公事自公事書但收倒到得斷事時都不記得若纔有書便避嫌則當職又不

知要如何避諸公心書擬不得推托

葉憲宰官屬不許擅離任所

昨官離次王制所誅擅離任所令甲有禁南安軍教授方修職領袖生徒職掌規矩輒因送客遐棄厥官何所稟承乃爾輕脫近世蘇文忠公守杭道出南京陳后山以徐州教授越境見之尚不免劉元城所劾今世固無陳后山亦未見堪爲東坡後者教授豈欲效鬻邪事屬干犯本合具奏緣昨見盧直院頗稱教授之賢必非放曠特出不患耳姑從闊略帖即日還任仍報本軍今後官屬毋令請假出境併牒諸州束約

邵僚舉措不當輕脫

胡石壁

判官爲郡僚之長本府趨走之吏皆當屏息以聽命李允福一推吏也如何屢呼不至今日蔑視邵僚則他日必蔑視郡守紀綱體統皆掃地矣所係豈不重歟勘杖八十但追呼吏人走卒事也判官何必親造其家若官司追人必待躬行而後可獲則居官者不亦勞乎昏暮叩人之門戶無乃非所以示觀瞻乎此蓋出一時血氣之怒殊欠三思耳今後舉措切宜自重劉陶與李允福有何干預而乃爲之解紛若是士人固不應冒然而前自取羞辱果是茶食人又曾經斷則必是姦猾矣追問

催苗重疊斷杖

劉後村

縱是吏卒亦不當於溫瘡上鞭撻况吏人之子乎又五日而兩勘杖乎具折申據趙主簿具折到公狀奉判人無貴賤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也先賢作縣遣一力助其子云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主簿似未知此樣意思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斷杖四月初八日復決豈非溫瘡上再決乎似此催科傷朝廷之仁厚損主簿之陰陽當職以提點刑獄名官不得不諄諄以誠今後不宜如此

具折縣官不留意獄事

胡石壁

伊尹謂一夫不獲時予之憂孔子謂匹夫有死皆亮之罪聖賢
用心真是如此吾儕幼學此行果爲何事而乃以獄事爲等閑
以六七無辜之人繫繫於吏卒之手淹時越月押上押
下以飽誅求以厭捶楚仁人君子其忍之乎予公治獄恐不如
是帖權縣具因依狀申併解承吏來

細故不應牒官差人承牒官不應便自親出

照得彭四初狀所訴彭五四等閑爭事初無甚計利害縱便是
實不過杖以下本保戒約足矣本保追究足矣何至便牒巡檢
既承帖亦當審量輕重斟酌施行縱使不免專人走一介足矣

何至便差三人下鄉又何至便自出遂致一家之四人無辜而
被執一鄉之內四鄰望風而潛遁只觀巡檢所申與李拱所供
其罪狀之不可捨者已如此弓手土軍一到百姓之家如虎之
出林獺之入水決無空過之理其爲搔擾不待根究而後知李
拱等自友不縮委曲求和輒行議狀相與爲期其情尤爲甚猶
李拱唐旺李高各勘杖一百周巡檢日來妄作漸著因催科事
引惹民詞當職已不能無投杼之疑今觀此訟之興特田野小
唇舌細故此等訟州縣無日無之即非盜賊殺傷公事之比而
乃至差人便至親出便至親執其兄弟便至驚散其鄰里若事

有大於此者則兇聲氣燄又當如何未欲遽行案劾且對移駐
泊都監限一日起發

責罰巡尉下鄉

巡尉下鄉一行吏卒動是三五十人逐日食用何所從來不過
取之於百姓而已所過之處鷄犬皆空無異盜賊况有出於鷄
犬之外者乎當此農務正急之時尤非巡尉下鄉之日當職初
來鑿榜約束非不甚嚴今以五日京兆視之官吏不復忌憚殊
不知其去之日如始至也今兩尉乍得一官全不識事體若不
稍稍示懲終不能使之革心易慮照得昨來提刑寺丞建臺之

初亦嘗有巡尉不許下鄉之禁今合行申提刑司乞將兩尉對
移鄰州指使或監當閑慢職事却別選差老成人前來攝職仍專人
追回兩尉聽候行下併追承吏先委馮巡轄權西尉彭校尉權東尉
後據兩尉回府具析

當職以末學晚生濫茲假守凡在同僚自一命以上無問文武
未嘗敢以長屬之分臨之此固人之所共知者也今已僥倖及
瓜趣裝俟代豈不能與同僚全終始之誼而故欲操下急如束
濕哉蓋念兩年任千里蒼生之寄政平訟理曾不足以望萬一
於古人獨有不輕委巡尉下鄉不妄差吏卒下縣叫囂隳突之

撓罕見故歎息愁恨之聲粗亡耳田里之間方一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爲幸而兩尉乃遽發求民間連月不絕鳴鼓而聚之擊
木而召之譁然而駭雖鷄犬不得寧焉遂使當職徒勞撫字之
心不免小民惟曰怨咨之口雖欲含忍其可得乎令出惟行本
不可反但昨晚府判親屈別乘請至再三又不容堅執不已姑
免具申憲臺直請閑坐兩月聊示薄罰廳吏却須解來

責巡檢下鄉縱容隨行人生事

當職惡吏卒搔擾百姓如惡仇讎前後施行未嘗少恕都巡豈
不知之此番委官下鄉催科係是千不禁柰何萬不禁柰何行

此下策丁寧告以不許縱容隨行人並緣生事可謂切至今乃
未有一分爲制府之利而已十分爲百姓之害此其罪豈專下
之人全是委官者之責推原其故必是見當職到官將及一年
未嘗按劾屬吏遂啓相玩之心曾不知一朝權在手若要振揚
風采有何難事且如當職十餘年在制閩廳下趨走之徒無非
小大使臣視一巡檢何啻蟻蝨輕則對移重則斥逐非欲爲而
不能直能爲而不欲耳如再有犯定將重作施行決無容恕

倉官自擅侵移官米

州郡倉庫一出一納並須先經由太守判單押帖次呈通判呈

愈廳簽押俱畢然後倉官憑此爲照依數支出若州郡無公文而倉官自擅侵移則是監主自盜罪名不輕判官生長世家豈不識此法邪抑逐鹿不見太山邪頃嘗聞因驅磨簿書脅取諸吏之錢凡以千計當職猶恐以告者過不欲覺發姑泛作一榜以示相警之意復不知戒又以買綿事科擾僧徒當職遂不得已明形之於批判自宜顏厚有怛怩矣乃復傲狼不卹遷怒東行肆行追撓視長官如無人委公牒於不答使他人處此必不但已當職以同官之故皆一切付之不問歡然相與無異平時豈當職律身不廉行事有不法中有所慊外有所畏而然哉蓋

念判官有垂白之母在數千里外若一旦聞其子以賊遭劾必將無以爲懷萬一因此感疾則吾將有媿於考叔之錫類矣故姑務納污藏垢以全大體耳豈謂罔有悛心狼籍益甚喧傳闔郡大駭所聞雖欲掩藏那可復得計其所直能有幾何判官若以地遠家貧行囊有限胡不以情相告豈不能少爲行者之贖何至甘心如此鄭均有言物盡可復得爲吏犯賊終身廢棄判官何念不到此邪今當職亦未嘗心遽行按劾請以原物還之仍請自此以往痛此悔悟勉爲白身孝子之潔白以無爲太夫人羞若不伏陪還則法令俱存非回官之所敢私矣釘錮唐益李

趙差許昌監管前去取索上件不回倉交納如有在隨行人名下就仰追回監理十日

次日押帖

昨日解印申狀極詆同官謂如下石何所見之繆也暮夜遺金尚四知之是懼白晝發廩豈死口之所能防欲人勿知莫若莫爲矣必同官而能言之哉不必尤人但當自反

任滿巧作名色破用官錢

昨據案呈此例已知其不人令甲必是作法於貪汚之人遂令倫等其所由始今稽之例四乃果無之初爲此例者甲守也倍

增其數者乙守也此二人果何人哉在法監臨主守自盜賊滿三十五貫者絞今以二人所制錢數計之甲守制四十名該錢會四百餘貫紐贓幾一百貫乙守制一百五名該錢會一千餘貫紐贓幾二百貫所犯皆在絞刑上士大夫據案而坐執筆而判某吏盜公家財某賊竊民家物輕則斷重則黜又其甚則殺一毫不肯少貸而至於自己則公然白晝擊攫如取如攜視官吏畧不慙視法令畧不懼居師帥之位而乃爲盜賊之行曾無羞惡之心此孟子所謂非人者矣繼甲之後凡四政皆不敢則其人之廉可知繼乙之後凡兩政皆取之則其人之貪皆可知

當職雖不才然於貪廉之間則粗知所決擇矣且其所作名色謂之送還行李尤爲不美之甚此行李也其赴官之所將歟則吾聞趙清獻之鎮益州也一琴一鶴一蒼頭而已其在官之所得歟則吾聞元德秀之罷魯山也筇餘一縑駕柴車以去而已然則此行李果何自而有哉如元如趙固非吾儕之所敢望然若某若某則凡稍有識者皆所羞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姑書之所告來者

懲戒子姪生事擾人

當職居鄉惟恐一毫得罪鄰里數十年間未嘗有一詞到官頗

獲善人之譽不謂近年已來後生子姪中有一二不肖者不尊父兄之教不倫交游非類漸習器訟動事挾持遂有疇昔鄉黨之相親相愛者一旦變而爲相仇相怨當職每痛心焉誨之非不諄諄聽者終於藐藐教之不從繼之以怨其可已乎黃百七乃當職從姪之僕輒敢從吏乃至妄興詞訴擾害鄉人繁煩縣道鞭車警牛豈容但已黃百七勘杖一日牒押送湘陰縣請長枷就縣門示衆五日放且聞如此等類假借聲勢者尚有一二併請從公施行

禁戢

不許縣官寨官擅自押入下寨

吳雨巖

柳都寨非公家之寨乃豪家之土牢玉山縣非公家之縣乃豪家之杖直自今以始所望縣官稍自植立仍冀豪家痛自收斂未欲遽作施行所有韓逢泰韓順孫知縣勘杖而不行引斷想必心知其非况不引斷而分押下尉寨之是心有所不徇殊不思法有明禁赦有明條除監司州郡外並如縣不得擅自押入下寨違者從提刑司案劾縣官寨官不顧法理而寧畏豪家是自求案劾也今後如再違犯斷不但已請迎泰存亡既未可知責在本縣限十日根索解赴本司審問因依如過限不到追管事

人次及寨官韓順孫若果於牛無分而輒分牛錢貧餒若此豈復有錢可監放自便榜縣及寨仍帖取知委申

禁戢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等事

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出何條法保正追立長不到親身杖一百又且押下巡司是何政事如更不自警則其罪何止於配吏而已今且將來慶決脊杖十五刺配一千里如敢逃回冒後惹詞追上總折一手

禁戢攤鹽監租差專人之擾

國家所恃惟人心耳官吏貪繆專為失人心事當職被命馳驅

慨念江東一道首尾具楚撐拓江淮尤當保障爲急而近日乃
有以庶威奪貨者上好下甚民不聊生正思未有以澄清之一
從入境行至安仁則見有數十家被攤鹽之擾離散破蕩如遇
巨寇行至餘干則見有十數人被監租之苦鎖縛拷掠不啻重
辟惻然爲之流涕問其事則皆係無辜平民橫被通判專人下
尉下寨如此苦楚且欠鹽固當理納欠租固當監索今乃並緣
爲姦又安可以其理納監索出於上司而置其並緣爲姦之罪
更不加問乎朱百乙欠鹽錢係浙西鹽商所行下通判廳監納
朱百乙所攤十九八欠錢其牒內猶曰未憑是實也通判廳德

之視爲奇貨十九人之內彭正九一名又自攤三十八人又且
比之原欠增倍供攤輒差專人下尉尉差卒下鄉此三十八家
者不特無故納欠不知饑而後可飽專人及弓卒之欲其生聚
已破蕩矣一人攤數十人則十人可攤數百人展轉攤擾無有
窮已問之尉則曰是通判廳專人也此攤鹽之害也周謙一項
沒官田或者教貪謂其田若能修復可增數倍入其說者差官
踏視望風奉承以已廢不可修之陂謂之見在以已荒不可耕
之田謂之見佃於租額外頗加租數輒乃憑此行拘監通判更
不詳審便差專人將佃押下寨監納寨兵恃其有所承準輒敢

將佃家十餘人鐵料拘鎖拷打無全膚以爲騙乞之資一番得錢視爲利源若非當職巡歷則此曹皆貧下田家米無可陪身不可脫不死不已寨卒逼佃甲佃甲哀佃戶又不知被擾者幾百家問之寨官則又曰是通判廳專人也即此二事其擾已如此况於耳目之所不及者乎弓卒肆行乃倅廳專人所致專人妄作乃倅廳寨吏所遣汪潼方良程前各決脊杖十五程前刺配徽州方良刺配信州汪潼刺配寧國府所有專人蔡貴沈雲從輕各決脊杖二十編管鄰州餘人照已判吏配則然官所以未効者以前此不教不戒不身率之故姑少俟此項所行非特

爲此二事設將以警飭一道爲官爲吏者勿專人勿擾民共爲國家保惜根本所有部內有一等豪猾將錢生放多作鹽錢名色擾民合與禁約所有部內巡尉多因承準州縣追會輒敢將平人拘留鎖縛尤當嚴禁鏤牌行下仍申省部臺諫照會其周謙一項田已別行審踏候到別具檢申已到人照斷仍催追沈雲及寨卒

約束州縣屬官不許違法用刑

胡石壁

訪聞判官廳每每違法用刑決撻之類動以百計照得在法筭杖自有定數筭至五十而止實決十下杖至一百而止實決二

十下未嘗有累及百數者惟軍中用重典則有法外之行然必
是其罪令減死一等始有決小杖一百者亦豈可常也今州縣
屬者非軍將吏卒所犯非軍令不應輒行軍法以作淫雪此皆
由郡政不綱之故合行約束準令諸見任官本廳或本司所轄
兵級公吏犯杖以下罪聽申長吏借杖勘決朝廷立法曲盡至
此其恤刑之意可見矣今後各廳吏卒決二十以下聽從便遣
決杖以上照條申借不得仍前任意專決外知縣係是長吏職
兼軍政巡尉係轄弓手土兵與掌軍事體一同合聽斟酌輕重
施行

禁約吏卒毒害平人

吳雨巖

照法官所定牒州照斷近聞諸郡獄案有因追證取乞不滿而
殺人者有因押下爭討支俵而殺人者有討斷杖堯馳錢而殺
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嗚呼斯民何辜而罹
此吏卒之毒且尋常被追到官人徃徃只是干證牽連及係被
許究對本自有理人非必皆有所犯縱使有犯亦或出於誑誤
縱非誑誤亦止有本罪見吏卒如見牛阿旁或摑或踢或叱或
唾神魂已飛繼以百端苦楚多方乞覓如所謂到頭押下直攔
監保出門入戶兜馳行杖無所不有最是門留鎖押及私監凍

餓動有性命之憂爲官人者何嘗覺察直待因此殺人民之受害偶未至死而不能伸訴者何限况又餓殺凍殺及困苦疾疫而殺官司又以無痕傷而俾得漏網苟有仁心者寧不爲之痛心疾首合遍牒諸州縣各各禁約關防痛革此弊如或不悛定將官吏一併從坐毋但謂罪及走卒而他不復問各限一月具已榜示已禁約條件申併榜司前如有被苦者許徑赴廳前高聲自陳

禁戢部民舉揚知縣德政

滄洲

當職素聞風俗不美放譁健訟未敢以爲信然再入邑境便有

寄官員士人上方范文吳鉞等六十七人糾率鄉民五百餘人植朱桿長槍一條揭白旗於其上遮道陳詞當職初意朝廷有旨招軍又疑當是官民力有冤抑無告之事伺太守入境欲行哀訴及披攬狀詞不過舉揚知縣政績且知縣到任甫及一年蕪漕倉二臺在上鹽察甚明吏治得失兩臺豈不知之何待士民結集舉揚如此則置二臺於何地昔青州之俗太守赴鎮之初民率懷執扣頭迎拜道左感戴恩德及其去也則就擲前軌以侮之安知今日之舉揚知縣非他日擲軌放譁論訴知縣者乎當職凡游宦之池最惡嗜利無耻之人動輒一舉揚德政建

立生祠舉借寇之事以此相詣覲多得錢酒退而歸家驕其妻
妾萬一州郡領受則此曹陽陽有德色於知縣者設有無厭之
求難塞之請知縣何以處之邪此非特嗜利之徒情理無狀而
受其愚弄者其人蓋可見矣且此等事知縣自當禁戢却乃縱
之使得陰以兵法部勒人衆焉知無姦雄默蓄此意於其間哉
此尤不可不便加懲創帖請日下差人於境內邸店市廛凡有
揭帖德政題詩之類一切洗去勿留縱跡具已盡數揭去狀申
除程限一日徧帖七縣仍申兩臺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二

官吏門

澄汰

縣令老繆別委官暫權

胡石壁

縣令之職最爲勞人自非材具優長智識明敏者鮮能勝任王
知縣年齡已暮精力已衰而乃投身於繁劇之地其以不職得
罪此郡也宜矣觀權府所判則其爲人大畧已可槩見當職到
任之初正藉同僚相與協濟而有令如此將何賴焉若遽去之
又非尊老之意請劉司法特暫權管縣事兩月急更繆政疾戢

吏姦王知縣且燕居琴堂坐享廩祿弗煩以事惟適之安豈不
美歟劉司法以俊才結知臺閫必能副拳拳之望仍申諸司併
牒權府照會

汰去貪庸之官

吳雨巖

害民莫如吏官之貪者不敢問吏且相與為市官之庸者不能
制吏皆受成其手於是吏姦縱橫百姓無所措手足當職入信
州境若貪若庸且有所聞貪者更行審訪外今且以庸者言之
元僚任一邑之長不能婉盡而判終日昏醉萬事不理至通當
職書語誤不可讀以此書擬何取其能替賢明太守之政邑長

乃百里之繫命而上饒庸冗特甚惟吏言是用其擾民之事不
止一端至於獄事泛濫追擾為尤甚官庸則吏貪得行則庸亦
所以為貪也此等皆當澄汰牒州且將二人對移丞簿尉擇其
能婉盡能字民者與之對移庶幾郡綱紀邑政得以振舉只今
行牒

賍汚狼籍責令尋醫

胡石壁

監稅以世祿入官本亦粗識趨向今其所為悖謬賍汚狼籍者
皆其妻有以致之也阿除久居中瓦耳濡目染豈復有廉潔之
行惟簿既不能修則筮筮寧復能飭邪執狀趨庭誆誆長舌無

非路岐雜劇人口中言語昔也聞而知之今也見而知之矣此
等人若留在仕途決無改過自新之日即限兩日取尋醫狀申
如違徑上按章也

裕齋縣尉受詞

黃松係街市牙僧不良子弟開置櫃坊停著賭博勢所必有此
等事雖本司近有榜文禁止然犯到官府然後施行若發適以
示聰明羅織以入憲網仁者固不為也縣尉以警邏為職餘與
令丞通行尉宜得以專行也儻謂賭博一事與盜竊相關自合
白之長官照條區處固無自受狀自追人之理况予手懸司

評本官受狀批判不經縣道自行冒臆追捉拷掠追令通攤凡
博戲之小兒求食之娼賤悉行擒捉一網無遺既不解縣又不
申州當此署途跨都越郭粟粟魚貫盡解本司既欲掃穴犁庭
又欲徑下尉司監賍語言狂妄乃有若病風喪心之為者若本
司拘其說則州縣俱不必置而體統俱可廢矣黃知縣尉停
賭中解本人又謂孫亞七杜萬二教唆以為報讎之地並未見
分曉三名從本司專人押下嚴州體究追章晉江舉吳茂根對
要見著實限半月申旋萬九雖認賭博自稱係在合江亭幕合
於黃松年相干杖一百先放祝遠係尉司手經本官下狀告

賭顯是倚恃聲勢生事害人次脊杖十七編管五百里潘并杖六十其餘孫十七等一十一名當廳並放解事人四名各杖八十縣尉合行對移且以黃松一見此根勘須待申上然後施行先兩易分水縣尉限一日起發候結絕日別呈

知縣淫穢貪酷且與對移

陳漕增

當職叨恩將漕入境交印職在觀風省俗為朝廷除姦貪穢酷之吏自到崇安每日延見吏民接受詞訴且密察一道官吏以求無負委寄領印之日即聞知縣淫穢貪酷之狀甚使人駭駭尚以風聞未必得實日加詳審及到縣郭即追吏妓等究問不

待勸諭愈無異詞謂知縣日日宴飲必至達旦命妓淫押靡所

不至謂知縣不理民事罕見吏民凡有詞訴吏先得金然後呈

判高下曲直惟吏是從他如醉後必肆意施用酷罰以為戲樂

又非理不法之事有難載之紙筆者照的知縣早登科第年事

已及五十曩因作縣自干憲効到今豈不能少加懲艾而淫穢

貪酷乃甚駭觀听當職領事之始自合即行按効以修監司之

職載念知縣歷事已多不應怙終如此且與開自新之門對移

本縣主簿趙節推暫攝縣事李主簿考試歸日却令修舉邑政

凡茲娼妓流皆知縣盡心害政之媒若不屏之他邑欲端在目

終難俊改將陳玉翁瑗詹娟梁娟帖寄籍崇安縣湯婉江韻吳
瑞陳瓊帖寄籍浦城縣陳妙吳芳徐盼彭英帖寄籍政和縣嚴
惜鄭素帖寄籍松溪縣並專人押發取縣交管候將來聖節啟
連日申本司取回葉祐玉嗣不能輔正知縣反利其淫昏以為
姦利之地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軍州施達元係配軍知
縣輒收著後委任使為奸利追上決脊杖十五押送原配所趙
行施進皆是知縣信任取受不一不欲窮究各勘杖一百勒罷
餘吏候到司有詞逐一追究施行仍榜市曹併牒本路諸司照
會若知縣對移之後尚恃惡不改即與奏劾

周給

送司法族襯還里

胡石壁

司法到官未及踰年遽至於斯家貧子幼道阻且長世無巨卿
可以託死營護歸葬誰其任之當職辱在同僚固不敢禁脫驂
之賻然出疆之後則吾末如之何也已昔申屠子龍送同舍人
伍子居之喪以歸鄉里遇司肆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又為之
封傳護送今司法族襯將自湘鄉登舟醴陵安陸二邑皆潭屬
也封傳護送都運安撫大卿必所樂為備申運司乞行下湘鄉
與之雇舟醴陵與之雇夫凡其費用皆所自備不敢為兩縣之

擾特欲借官司之力以圖辦事之易耳王誠既為廳吏雖萬里之程亦當往送况千里而近乎如或半途而反定行決斷

冒立官力以他人之祖為祖

項昌

古之為宮室者不斬丘木所以廣慶也李克義欲修獄廟而乃毀傷李克義祖墓之松柏宜乎其起爭也李克義本令勘杖一百且念其為名家之後特存善善及子孫之意罰贖將才進劉文通輕信李克義之言輒操斧斤肆行剪伐雖曰有以使之然松柏從而為災烏得無罪各寄決小杖十二李克義少鄉疎遠之族而詐稱惠下子孫朔立戶名以欺罔官司憑依聲勢以

武斷鄉曲揆之于法其罪已不可逃矣而其得罪於祖先則又有大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郭崇韜哭子儀之墓貽笑萬世狄武襄不肯冒認梁公為祖民到于今稱之蓋祖先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定于有生之初而不易者也其為人雖有窮達賢不肖之異而子孫之所愛之敬之則一而已矣象之後不得舍象而祖舜管蔡之後不得舍管蔡而祖周公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亦各言其祖也今李克義舍自己之祖而以他人為祖豈不以吾祖為窮而慕他人之顯歟如此則是以子孫而鄙薄其祖先矣悖德悖禮罪

孰甚焉本合重行科斷以正風俗而厚人倫且近以因鬪毆遭杖責特免收坐所有索到官告非係大卿位者並給付李克綱收管僉廳點對發還帖押李克義下縣將所立少卿誥下改正
冒解官方索真本誥以憑心結斷

李克義之非少卿嫡派其大畧已可槩見今以真本日命與真本墓誌未到不欲遽然結斷但李克義李克剛有事在官是非曲直只當聽候官司剖決而李克義乃敢聚凶徒鼓噪街市捕逐克剛直至縣庭而後止狠暴之氣既不得逞于克剛遂肆于劉七傷至流血痕跡俱存及至下廂體究復於廂官之前又與

其徒再將劉七毆打夫禁城之內太守在焉縣庭之內令尹在焉此皆吏民之所俯伏而敬畏者也而李克義獨無忌憚如此則是不復知守令矣為部民而不知守令者則將何事不可為哉本令便行斷遣又恐其于李克卿萬一少有瓜葛亦不能無投鼠忌器之疑且從輕勘下杖一百長枷監同時下手打劉七仍市曹令衆五日併索李克卿真本誥命與真本墓誌以憑心對結斷

頂冒可見者三

吳雨巖

余執中事乃前政所斷茲因浙憲司索案試將原案閱看則

余執中之罪未論他事只是頂冒一節黥配有餘今索上獄
放收余執中二誥一綾紙其初補進義校尉綾紙乃淳祐七年
空月給其以進義轉承信誥乃淳祐六年給天下豈有轉官歲
月在前初補歲月在後之理其頂冒可見也又以承信轉保
義誥亦是淳祐七年給乃與初補進義綾紙同年參錯顛倒
其頂冒可見也又綾紙小字內余執中年五平歲饒州九九
字大字內余執中凡三字皆是楷洗改填印章淡落綾色紙動
其頂冒可見也今詳西憲備到本人狀內不明言乞改正此
頂冒官職而從言改正又不知頂冒被配人尚可改正作士人

否也事不在本司但西憲未知因依有素人案之牒案合即時
發去人豈可輕易泛追若欲追詞人余執中則被方避本司如
仇必自己在司伺候矣告仍寄獄庫候仍錄原案存照牒報浙
西提刑司

鬻爵

鬻爵人犯罪不應給還原告

按詳獄州原申鄭河以保正而私買乳香又且低價收買知情
受贓本州從杖罪編管不可謂之曲斷當時鄭河已立案引斷
決臂杖二十訖申牘甚分曉繼於決官處計置作免杖已萌翻

改之心非有貲力何以得此犯私罪然乃編置刑餘之人不可
赴試取告何用况刑部初無改正之明判却脫過戶部徑欲給
還原告是戶部亦被其欺罔也其本人或自請舉或自取官與
之改正乃所以保全士類彼以一萬七貫得一綾紙所犯罪
配既以此未減矣恐不應給還告繳申戶部乞與毀抹以絕覬
望庶幾刑罰有章亦非小補備此書判申

進納補官有犯以凡人論

方秋崖

是曾仕宦必知上下之分實主之禮朝廷之法也一監稅見
州郡禮固有數乃敢大庭廣衆極口肆罵入公門鞠躬如也固

如是乎劉監稅雖小官然而袁州見任也奉命守職開鎖放船
而乃兩人露巾扭拽以至州衙殊駭聞聽據諸僕所供乃是妄
一進納七色補官有犯以凡人論而敢猖狂至於此乎且其自
書曰承信郎而諸僕以為進武校尉則是詐稱官呼矣張指使
觀其酒如已醒請來問

免繳出身文字斷僕訖申曹司併申部照會

鬻爵多財士類所不齒然既已從仕便當循規守矩顧乃猖狂
妄行自同小輩當職雖不肖然袁州朝廷之一郡入公門如不
容而大聲疾呼畧無忌憚是無州郡也劉監稅奉州郡之命點

放船隻有司之守也何物小吏敢毀其冠裂其衣通都大衢觀
瞻甚駭是無有司也朝廷爵級所以勵世磨鈍豈容妄自增加
校尉也而輒稱承信是無朝廷也無州郡可也無有司可乎無
有司可也無朝廷可乎本合繳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揮又念
千鈞之弩不爲鼠尾發機案以綾紙責還令其逐項交領其點
到客貨客船亦併還之並取領附案兩僕僉廳決二十放當
職所以待之亦可謂極其寬恕矣然觀此輩必一小人道過洪
都安知其不妄有陳濶備具本末申漕司併申部照會

借補

為名節次支撥六百貫入宅庫監臨主守而自為盜焉亦怪
三吏之公然均分無復忌憚也縣丞身為命官昧于法守殊可
驚嘆以本邑賢厚貴寓曾謂其明敏可任人材難得不欲玷其
素履姑免申奏帖本官今後嚴冰築之戒一新任宦途輒以期
遠大程全計賍六十八疋決脊杖十五配一千里王選計賍三
十三疋決脊杖十二編管一千里仍監賍

賍汚

何師說既為人攬納即是攬力安能免官司之追逮但黃權乃
敢令其凡丙二官者接受二銀盃二千楮之賂何物小子賍汚

狼籍入黑匣牒鄭通判四名赴司限一日違追廳吏仍牒州契
勘黃推簿是何人何年到任以憑施行詞人責反坐

自牧廷檢因究實取乞

當職在江西時已聞扶友嵩扶如雷之名一時奪江州統領官
陶俊印以歸殘兩路破永新此人也往歲范西堂權帥嘗自發
其惡聞于朝拘于寨不知後來以何因緣冒濫令官又以何因
緣得此職宜其以前日賊心成百姓此事特一件今皮千四供
執已明豈靠頑所可抵拒違照勘案催追未到人再判扶如雷
所犯情由照應某項年守官江右正直扶寇結約狂僧集衆披

職行部以來訴之者不知其幾以計贓不知幾千百並送本州
追究刑之僉幕獨不見之乎今不照本司行下根勘却歷述黃
權簿有黃堂侍郎大參別相公薦書豈欲以此見脅邪無故主
掌此等人冒攝視民官上誤黃堂下害赤子事敗迹露尚欲庇
之耶一則曰死節二則曰死節死節之家固可念一縣之同胞
獨不可念乎一則曰黃堂諸公二則曰黃堂諸公諸公亦曾教
其如此貪酷乎牒州請照本司送下狀嚴行根究不可以當職
為將去客而可忽也入錫匣限兩日申

冒官借補權攝不法

范西堂

宿之上林關今差葉承信權攝在官不法李孝忠等令詞訟
于州大守差都吏盧餘下縣追請孝忠等乘機抵讞操執縣權
務求快意遂與盧餘同謀自擅開獄放去重囚一十二人推司
陳俊獄級徐席又因而從吏至今六名未獲數項大辟無從圓
結近到葉承信李孝忠盧餘陳俊徐席送獄限勘各已供招然
所謂葉承信者以詐偽得官初冒邕州招馬賞補守關進勇副
尉而實未嘗到橫山次冒鄭文代押馬賞轉進勇副尉而實未
嘗到臨安朱提州喪馮籍鄉人給帖借補遂稱承信假此權攝
專務誅求民力梁夢龍等陳訴勘對據供招凡三十八項計三

百五十二貫又冒請俸給計七百二十六貫總一千七十八貫
韋熙載喪婦被訪聞追上送獄希納錢銀七十貫難得免罪而
竟繫獄以喪其身殺越人于貨凡民罔不慙况為百里之長乎
准法諸詐冒陰補者徒三年偽妄出官減二等又法諸因進納
及陣亡換納補受不理選限將仕郎差權攝職事及被差者各
以違制論又法諸詐欺官司以取財物賍五十疋命官將校奏
裁餘配本城又法諸縣令闕輒差寄居待闕官權攝拜授差者
並以違制論而因收受供給坐又法諸添差官違令兼權職事
計所請俸給坐賍論又法諸攝州助教犯公罪流私罪徒追毀

補授文書勅授者批毀申納盧餘陳俊徐席各決脊杖十五配
一千里李孝忠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里葉嗣昌合徒三年編
管賀州監贓候足日具申借補文書毀抹入案部帖三紙照條
批毀申納本部仍申尚書省照會

受贓

蔡久軒

虛賣鈔

程全王選以縣吏同謀擅創方印印賣虛鈔作弊入已勘鞫情
犯昭然其事雖起於前任張知縣而李縣丞權縣日用程全之
計輒于一日之內印幾二百石所賣之錢輒以撥充丞廳起造

郡吏借補權監稅受贓

范西堂

李俊明原係郡吏已經徒勒宜應入役輒就倉臺妄行叙復已
為不法又敢恃借補為承信攝監稅于暴家峻起居出入一視
官府蒙以車蓋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尊嚴若神人望而畏
之凡有所取惟意之從商旅經過肆為荼毒東西行者皆所不
免怨聲載道而郡不知內外相倚勢如駟蛭有欲陳訴無登
天據輿販往來之都會肆溪壑魚厭之私慾含沙待吐被害良
多雖關譏之設古所不免而龍壘斷之登此為獨甚近因黨經
從熟知利害羅有司追上勘鞫且據供認一項已有贓七貫通

計前後不知其幾合夾脊杖十二刺配千里監贓押發仍索
上文帖毀抹免行抄籍潭拱朱八唐興宗郭通皆平日從其所
嗾者亦皆有贓各杖一百且後刺圖環

權攝

貪酷

蔡文軒

黃權簿以本州人攝本州官狠愎暴戾霸一縣之權知縣為之
束手積姦稔惡百姓恨之切骨甚至檢驗受賕恣為姦利本司
追請之日百姓千百為群爭以瓦礫糞壤拋擲唾罵縣官以本
州之故護出數十里之外方始獲免州之無幕獨不聞之手尚

猖震動兩路殘破縣邑其時官司徂於性習餌以官資賞以厚
賂方得帖服自此益張驕習江州視效無歲不擾常劫扼腕及誤
象恩易節湖湘忽于本路在任官員脚色籍中見有凶雛扶如
雷者依然正統部內巡檢職事猶以其未招民訴姑且容養及
交事後節節據人戶有狀論其不法或訟其受人戶白詞或訴
其縱寨兵劫奪然亦不過判下本州本縣就近追究尚異其少
俊元惡近據衡州州院勘到皮千四因爭水車輒開集人衆各
執器械殺死楊百二事係委扶巡檢完實却使虞候賀照釐取
大會一千貫及將會三百貫與寨吏潭伸計囑因依本司行下

攸縣追到巡檢扶如雷及寨吏潭伸赴司供對次續據攸縣馮天麟陳宗等亦訴扶巡檢取乞方行詰問乃咆哮不伏公然放聲謂做官不如打劫自由及無官更自快活之語尋院送根問後據州院勘到巡檢扶如雷本司照得貪吏賍汚世不能免乃若以盜賊而詐冒得官既冒官而從謀攘竊此其虎兕豺狼之性至死不改却非尋常貪賍之比在法諸領寨官為監臨受財十五疋者絞其命官將校奏裁今扶如雷所受賍數過五十疋死有餘罪又法諸詐假官者流二千里謂偽奏擬之類今扶如雷以賊渠魁不肯作招安受命妄以自備家財贖回兩官印欺

罔朝廷冒受官資正應上項條令豈容輕貸再契勘到本人父扶友嵩猖獗之時朝廷至遣法制王旻部兵馬三千前來討捕黃岡一戰官兵折三之二賊勢愈熾劫持官司欲取刺斬帶惡心屯於沙浦甚至又欲世襲峒主不納王租一時余侍郎軫念生靈遂主招降併官其子至今衡湘痛入骨髓况據本人供招所具又曾兩次謀殺王官已被拘鎖今其所管之寨距舊日巢穴不滿三舍設或斷蛇不殊縱虎出押他日必結連殘黨倡開前日所部寨兵合從而起其禍有難言者檢隄紹興元年十一月指揮凡兵將盜賊盡屬安撫司况樞閫責專消除禍本干

係甚大其扶如雷見拘鎖衡州土牢聽候所合備錄本人過犯
在前欲望鈞旨行下拖考本人拘鎖原案將扶如雷真決刺配
永鎖土牢將原冒受告身追毀徑關樞密院照會非特可以警
肅賍貪抑使萑葦餘孽凡受招攜之恩者比皆將有所忌憚栗
為不義申知院大使行府伏乞鈞旨施行後隼大使行府劄本
司差人管押扶如雷赴大使行府從所申事理施行遂差彭超
榮管押扶如雷解扶大使行府去後隼劄下照得扶如雷頃者
父子寇攘邀求官爵既登仕籍長惡不悛流毒於民其實跡覓
於憲司所申勘招不誣賍滿配流實當但以其曾忝一命姑從

未減決遣拘繫免復出貽害善良且使其徒知有三尺已取上
扶如雷送湖南周路鈐決軍杖一百拘鎖飛虎寨永不踈放并
關樞密院照應施行非得朝旨不許踈放庶免使復出為亞劄下
湖南安撫大使及潭州各照應及本司照會

對移

對移貪吏

蔡久軒

當職到任之初非不知本州貪謬之吏甚多但以州務彫疲儻
即見之施行恐見譴責謂不可展布日復一日民怨益深是所
職謂何而可遜避內有饒州推官舒濟茂視官箴肆為攫拏如

本州拋買金銀則每兩自要半錢銖銷出剩自袖入宅提督酒
庫科取糯米受納受糯米官稅之外自取百金以配吏吳傑為
腹心受成其手交通關節畧無忌憚未敢案劾先牒本州對移
鄱陽縣東尉限一日取遵稟狀申仍追吳傑赴本司仍榜奪
衙門許被害人陳訴本司已追吳傑赴司押送司理院根勘到
上件情節尋呈僉廳官書擬因依欲將吳傑決脊杖七十於原
配州上加刺配一千呈照已行隼條籍沒家產外餘分受贓人
令取台旨奉允決判照斷候監贓畢日押遣併牒本州照會

對移

胡化龍訴趙司理回任已牒本府契勘今胡化龍就哀哭赴訴
謂趙司理已回任舉宴相宴且謂化龍之父死事必為其所轉
移無以自伸一命之士持身不謹至為百姓見疾如此尚可以
為獄官乎改對移寧國李縣尉牒府即差人押赴寧國縣任所
限一日申違追都吏仍牒府院催勘正圓結照限申不請淹延
巨浸未解生理蕭然為民父母者正當寬之一分抑納之篋等
本司追吏藏匿不解所訴詞人則枷而赴州有人心者如是乎
諸公為邑大夫則至矣獨不為同邑生靈動念乎對移縣丞姑
示簿責少候吏人到司即與復舊併帖縣催追解許慶

對移縣丞

本司追一吏不到何物縣丞敢爾侮慢追請縣丞赴司限一日
錫匣此係本司網紀所在於本縣無預併帖縣續章縣丞司具
脚色呈奉台判朝廷張官置吏一司有一司之紀綱尤為不輕
昨本司因朝廷送下名件內人朱祖榮在縣獄身死帖縣丞追
解推獄乃頑然不解及本司追丞廳吏又敢占護不遣到任曾
幾何時已黨吏侮上如此將來狗吏貪殘可知便今按奏以省
親老且從輕對移本縣縣尉只今行

對移賍汚

縣丞身為監官乃與吏作套取財甚至盪米之類亦責民之
錢今見劉仁送獄恐蹤跡敗露乃敢突然申來欲取劉仁下縣
可謂狼籍無忌憚之甚姑對移本縣主簿仍仰僉廳連呈州院
勘到縣丞與劉仁同取受情節其催租一節牒通州請別選委
清勤官吏仍嚴與約束毋令擾民限只今申

監稅遷怒不免對移

昨來民部訴趙監稅違法恐嚇取財本司只是帖問今不自反
乃遷怒於人張皇擒捉以咆哮脫漏州判送獄如此則貪吏害
民人戶亦不得陳訴監司亦不得問著何物小子乃敢如此除

已一面契勘對移外先牒本州從公行直日排軍只今追包旺
胡茂赴司繼據所差排軍取到饒州院申準本州押下陳俊包
旺胡茂為趙監稅申陳俊咆哮喧敢事院司具此鞫勘未圓
已一面申州具解外申本司乞台旨奉台判饒州獄乃朝廷為
民未直之司非為趙監稅報復之地趙監稅律身不嚴以互
包旺胡茂為腹心縱其邀索恐喝取人財物及路見不平令辭
伸訴本司雖嘗帖問即未見之施行監稅者懼其事之彰怒其
人之言委曲計會却將所訴一卒併詞人同以咆哮本官送獄
意欲借此以脫二吏之罪指詞人之口使詞人受苦而二卒苟

免其為計亦甚巧矣臺府聞立詎容貪謬小吏得以行冒臆視
州獄如者肯保私房挾公行私惟其所欲本司姑惟聽之帖州院
候斷遣咆哮罪訖却請解赴本司切待送別獄推勘其害民
取財之罪又據本州城下商稅務節級陳宣教潘馬福等供狀
訴包旺胡茂酷害衆等事奉台判包旺胡茂乃監稅腹心決
非咆哮者監稅見陳訴者多恣本司追究借州獄以藏匿之一
則為抗拒本司之計一則為媒以苦詞人而泄私忿耳排軍只
今就州獄取上兩名押送南康軍司理院限三日根勘情牒申
仍牒本州照會其南康軍司理院帖內再奉台判請究心推勘

如縱吏受賕先將本官對移并據饒州申已將趙監稅對移本州監押申乞台照

繆令

知縣到任以來畧無善政大辟刑名公事件件不理但有縱吏受賕貪聲載路百姓章夔昨經本司陳訴本縣差徐發統領寨兵下鄉如捕盜賊寨兵下鄉法所不許徐發特本縣一卒且橫如此押錄許慶既督取七百貫矣而知縣不滿所款又將詞人批毀衣冠擗拔頭髮將民詞八十餘紙判送南房當廳燒毀此何等繆政本司兩入錫匣遣許慶乃橫身庇吏拒遣不辭何待

文之厚也本縣受詞必須官紙必賣兩券受詞必須傳押亦須定價如不依此並送南房甚至有宣教紙墨錢縣主坯粉錢貪謬無狀一至於此未欲案奏但對移本州所差權縣丞吳三簿並限一日取遵稟狀

昭雪

縣吏妄供知縣取絹

吳雨巖

行部以洗冤為急民冤尚欲申何況士大夫之冤前貴溪知縣黃輅取因赴上大急毛提刑責其冒銜正欲加罪適值吏鄭勳等妄供本縣絹事謂黃知縣取八十六疋折為陳設遂致信憑

申劾既而黃知縣辨明毛提刑再有一判之失緝黃知縣檢舉發擿鄭勳所與方溼不同蓋至是則毛提刑已知其風聞之誤矣但黃知縣先賢的嗣具有家法安得此事當職又聞其枉及到信州州院踈決鄭勳適以他事收禁在獄引上取聞就令獄官責供如所供則黃知縣未嘗將去安得以竊緝證鄭勳等初焉所供乃是盜憎主人怒黃知縣之發覺耳鄭勳別犯重罪斷治外黃知縣之寃當與昭雪具申尚書省乞與放狂授庶幾是非明白士夫知所勸

舉留生祠立碑

取悅知縣為干預公事之地

蔡久軒

當職所至最嫌舉留之人今日之舉留者即平日之把持縣道者也此狀舉留姓名數中必有詳徒欲取悅知縣為此殊不知縣賢否政事美惡有耳目者必能知之何待于此曹哉狀首不過為謹徒所使耳姑與責戒勵一次仍帖縣具詳徒姓名由

生祠立碑

前政創備荒有德於民某不過就其節目之未盡者畧為討論而變通之但欲扶植其初意俾勿壞何敢掠美於已諸淳自元過訪示以生祠碑刻某無功德於是非但曰不喜諛而已實揣

於心無其實而厭然受其名非某之福或者亦得議諸公之
輕於稱美則美者刺之媒也敢告易立碑受賜尤侈使某之為
政自是有加于前則路上行人口是碑雖無碑無祠可也否則
如行人口碑河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三

